



河洛定鼎地

·
洛阳卷



《中国皇城·
皇官·皇陵》系列丛书

主 编 高智瑜 陈德



河洛定鼎地

洛阳卷

主 编 许锁孚 张宝剑

副主编 刘福兴 杨锡嘏

编 者 李健永 赵启汉 杨锡嘏

许锁孚 薛瑞泽 张宝剑 刘福兴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156 号

113:5

《中国皇城·皇宫·皇陵》系列丛书·洛阳卷

河洛定鼎地

主 编 许锁孚 张宝剑

副主编 刘福兴 杨锡嘏

编 者 李健永 赵启汉 杨锡嘏

许锁孚 薛瑞泽 张宝剑

刘福兴

出版者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)

发行者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者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：172 000

印 张：7.625 插页 7

版 次：199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册 数：精装本 1—2 000

书 号：ISBN 7-300-01893-9/K·192

定 价：13.20 元

汉魏洛阳故城遗址



隋唐都城模型



东周王城城墙遗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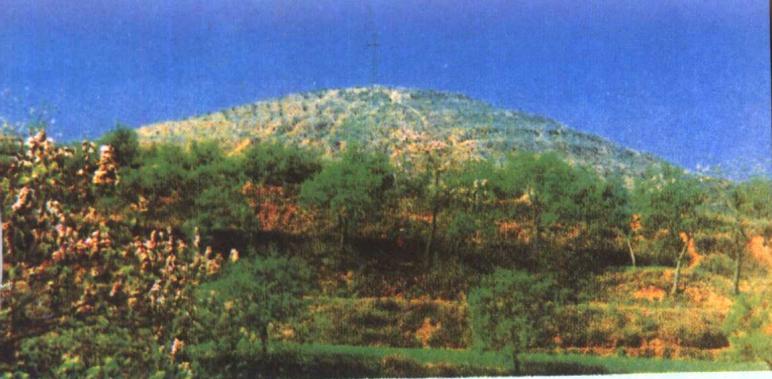
唐应天门遗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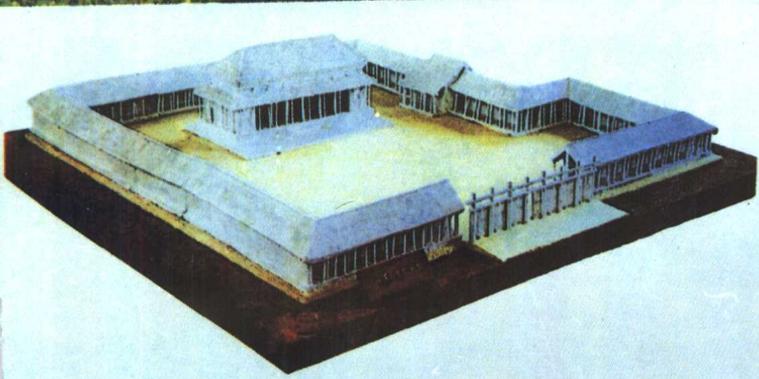
古洛汭



隋唐洛阳城北城墙遗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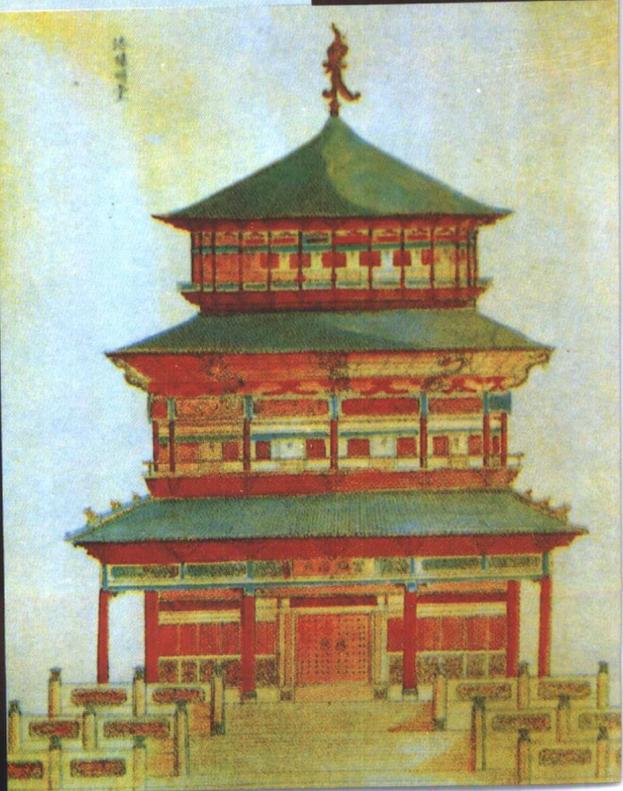


东周灵王陵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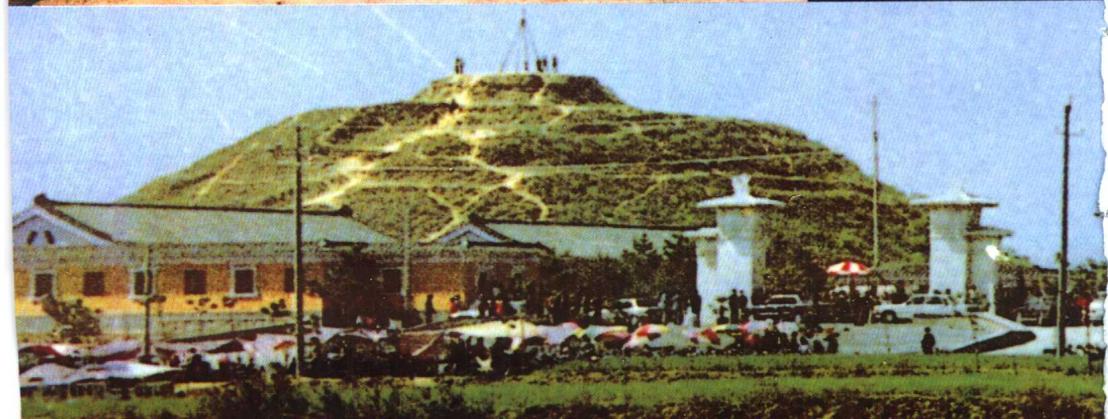
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模型

明堂想象复原图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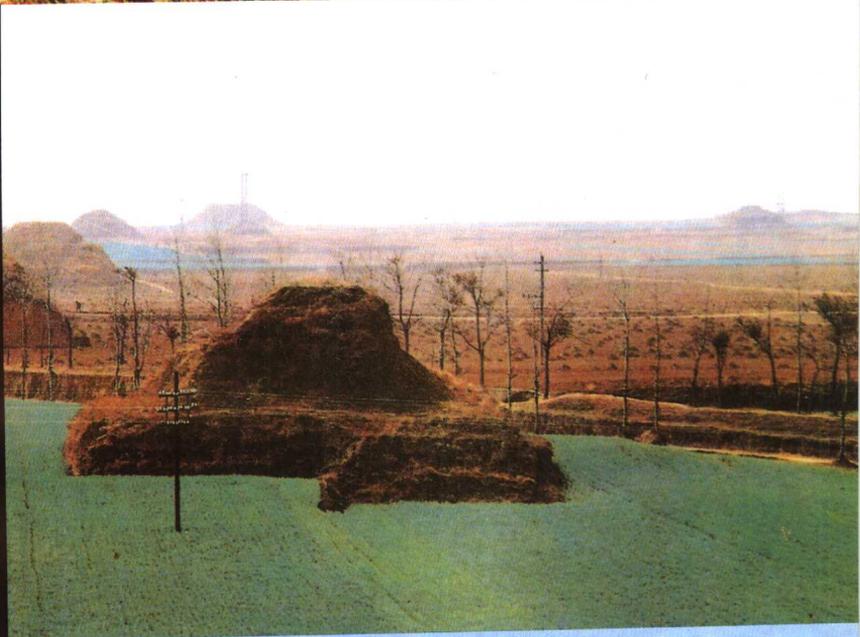
- ↘ 周三王陵
- ↗ 北魏孝文帝
- ↖ 恭陵《孝穆
- ← 汉光武帝陵
- 东汉邙山冢
- ↓ 北魏宣武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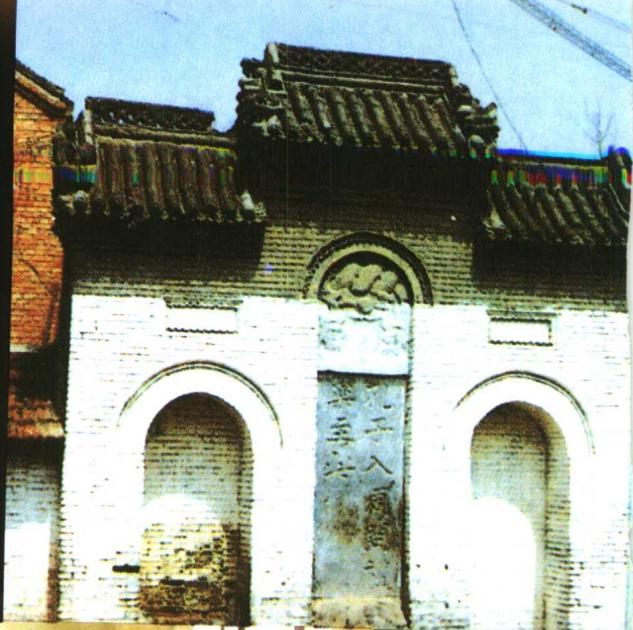


长陵
《皇帝睿德之记碑》

群
景陵



孔子入周问礼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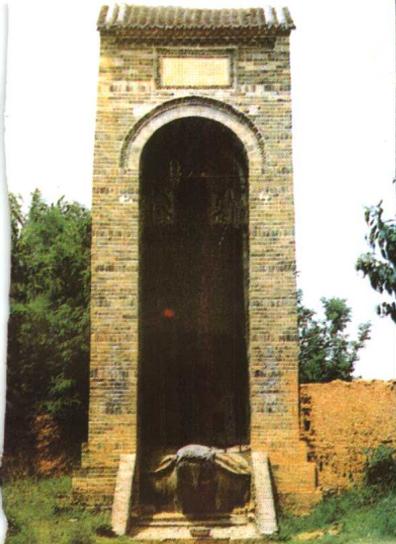


东汉石辟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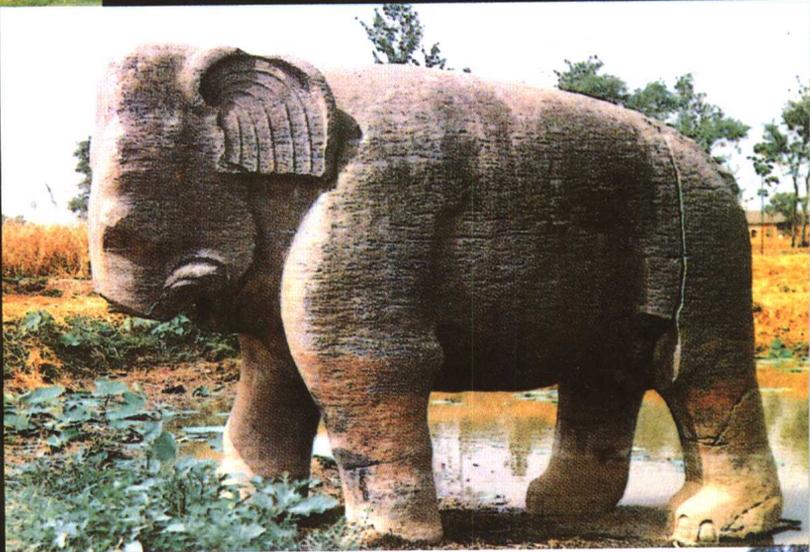


灵台遗址





升仙太子碑



象庄村石象



河图洛书碑

夫靈跡誕誕必表光大之迹玄功或歎之樹齊世之作巨靈
 林政昭大千傍綴膜之悲慧日昏暉哈生偷道養之危是
 應真悼三無之靈憑遂以刊像曼暨下代眩容廉佐行
 魏靈藏錄靈藏河東蓮生始二人等秉靈光東照之資開光序
 翹頭之益敢期考家財造石像一區允及象形而不備列
 顏乾莊照心方朝骨頌藏等誌三觀於弘澤矣九蘇於華
 蓮花芳一真華繁瑞祥獨茂合明葉誌福派并禁今終之後飛
 蓮聖神應六道智同三逆順生元身卷展捨百郭則
 鶴麟龍花悟無生則觀亦道恩五道祥生咸同斯慶
 陸渾縣功曹魏靈藏

魏靈藏

始平公造象
 夫靈跡誕誕必表光大之迹玄功或歎之樹齊世之作巨靈
 林政昭大千傍綴膜之悲慧日昏暉哈生偷道養之危是
 應真悼三無之靈憑遂以刊像曼暨下代眩容廉佐行
 魏靈藏錄靈藏河東蓮生始二人等秉靈光東照之資開光序
 翹頭之益敢期考家財造石像一區允及象形而不備列
 顏乾莊照心方朝骨頌藏等誌三觀於弘澤矣九蘇於華
 蓮花芳一真華繁瑞祥獨茂合明葉誌福派并禁今終之後飛
 蓮聖神應六道智同三逆順生元身卷展捨百郭則
 鶴麟龍花悟無生則觀亦道恩五道祥生咸同斯慶
 陸渾縣功曹魏靈藏

始平公造象

含嘉仓160号仓窖遗址



62577/10

《中国皇城·皇宫·皇陵》系列丛书
编委顾问

主 编：高智瑜 陈德义

副主编：（以姓氏笔划为序）

左元平 许锁孚 攸 笛 杜本礼
阳正太 段高泉 高树森 袁亚非
晏振乐 黄同春

编 委：（以姓氏笔划为序）

左元平 许锁孚 攸 笛 李飞龙
吴辽生 杜本礼 阳正太 林 华
陈德义 邵建光 张宝剑 段高泉
高树森 高智瑜 袁亚非 晏振乐
黄同春 黄国华 裘本培 暴拯群

顾 问：安阳卷：段长山

洛阳卷：高 敏

西安卷：巩启明

南京卷：茅家琦

成都卷：缪 钺

开封卷：于安澜

杭州卷：陈桥驿

北京卷：单士元 侯仁之 苏叔阳

沈阳卷：铁玉钦

编者说明

华夏文明，源远流长。黄河长江，哺育了代代中华儿女；巍巍长城，铸就了千古民族精神。广袤的黄土地上，炎黄子孙繁衍生息，勤劳奋进，创造出举世无双的古老文化。在瑰丽的历史链条上，古都，犹如颗颗明珠，放射着奇光异彩。在海峡两岸，在世界各地，同祖同宗、黄肤黑发的手足同胞，跳动着同一颗赤子心，都为拥有伟大的精神财富而自豪、动情。向世界充分展示祖国的灿烂文化，就是我们的共同心声。

五千年悠悠岁月，奴隶制王朝留下了中华第一都的珍贵遗迹。大一统的各朝封建帝国，渗透着皇权至上、君王至尊的威严。位居九五的帝王，既是政权、神权的最高代表，又独占着人民创造的最优秀的文明成果。历代帝都，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集华夏文明大成的重地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采撷了这朵奇葩，选择若干古都及其所在地区，努力沿着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轨迹，将民族文化的精华，浓缩于《中国皇城·皇宫·皇陵》系列丛书之中，同读者一道，接受民族精神的洗礼，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。

我们的编写工作，努力遵循以下一些原则。

一、坚持“以城带史、以宫带史、以陵带史”。以皇城、皇宫、皇陵的发展、演变为主线，着重阐明帝都的建都背景（政治、经济诸因素）、文化特色，推动帝都发展演变的重大

事件，流传千古的历史名人和著述，举世瞩目的名胜古迹和建筑艺术，影响深远的传说、神话、掌故等等。上述内容，力求从突出“三皇”的角度加以取舍安排，用“三皇”统帅，而不写成一般的历史教材或导游指南。“丛书”的任务，在于廓清帝都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贡献，写出个性、特色以及在历史长河中各自的地位和贡献。与“三皇”无关的人物、史实和事件，尽量舍弃，不加赘述。

二、随着朝代更迭，在中华史册上，帝都如星罗棋布，耀人眼帘。除举世闻名的北京、西安、安阳、洛阳、南京、开封、杭州外，我们还对较有特色、可以从不同侧面给后人以启迪的成都、沈阳，作了必要的介绍。成都的发展，可以使人们领略先人开发西南边陲的业绩；沈阳作为盛京的兴起，反映出清代统一中国的某些历史的必然性。基于以上考虑，丛书就编写成了今天的9卷本。今后，在可能的条件下，将继续编写其他帝都卷，使丛书更加充实、丰满。

三、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，历代帝都的形制、格局均各有差异。以皇城为例，就不是每一个帝都都有作为禁中的严格意义上的皇城。为了体例的一致，丛书各卷所指的皇城，主要是就广义而言，即帝都所在的都城；而具体的、狭义的皇城，则多纳入皇宫加以介绍。

四、丛书打破通用的篇章节体例，采用标题式结构法，以自由体形式结构各卷。除书名外，各卷大体只设两级标题，使框架的安排服从于内容表达的需要。各卷不强求形式上的划一，在突出特色、突出中心的前提下，提倡自由抒发，尽情挥洒，努力写成具有史书价值、阅读价值和指导旅游价值的历史散文集。

1991.4

《中国皇城·皇宫·皇陵》系列丛书

序

我们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，版图广袤的伟大国家。几千年来，我们的祖辈繁衍生息在这片锦绣河山之上，他们胼手胝足，世代相传，创造了灿烂卓越的华夏文明。这中间，我们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，是分布在我们国土上的许许多多古都。我曾于1983年主编出版了《中国六大古都》，又于今年主编出版了《中国七大古都》，把我国最主要的古都，向海内外读者作了简要的介绍。当然，北京、西安、安阳、洛阳、开封、南京、杭州这七个古都，是我国历史上许多古都的杰出代表，它们是最著名和最伟大的。但是，在我国的漫长历史和辽阔土地上，我们所拥有的古都，实在远远超过此数。仅仅在六世纪初期北魏时代的《水经注》一书之中，就记载了各类古都约一百八十处。从北魏到清代一千四百多年，列国消长，王朝嬗递，又不知经历了几度，从而又增加了许多古都。自从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以来，城市化现象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，现代城市在世界各国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，但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，拥有象我国这么多的古都。古都，这是我们祖国的历史瑰宝，也是我们民族的无上荣耀！

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历史上许多兄弟民族不断融合的伟大民族。当然，我们的民族在它融合壮大的过程中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；我们的国家在它沿革嬗递的历史上，也不是长期坦荡的。我们经历过升平融洽，辘轳相属的繁荣年代，也蒙受了干戈纷扰，烽火连天的战争灾难。我们曾幸逢岁熟余丰，国泰民安的持续盛世，也度过水旱交替，人民流离的艰难岁月。但不管是怎样兴衰治乱，颠簸曲折，我们的民族终于融合了，壮大了；我们的版图终于完整了，巩固了；我们的国家终于发展了，前进了。我们的古都，在历史上也和我们的民族、国家一样，它们同样有过繁荣昌盛的年代，红墙黄瓦，车水马龙，成为当年全国的或称雄一方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；它们也经历过艰苦危难的时日，严重的自然灾害，残酷的战争浩劫，使人民流散，室宇蓬蒿。但是不论遭受了多么严重的水火创伤，经历过多少次的兵燹夷灭，时至今日，我们仍然拥有举世闻名的七大古都和为数更多的其他古都。它们不仅是我们民族、国家沧桑经历的记录，也是历代劳动人民艰苦创业、惨淡经营的见证。

我在近几年中连续主编《中国六大古都》、《中国七大古都》、《中国历史名城》等书（均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），主要是从宏观上介绍这些古代都城的概貌。对于这些都城的具体细节，没有作较多的探讨。现在《中国皇城·皇宫·皇陵》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，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研究，所以使我感到慰藉。因为皇城、皇宫、皇陵，都是一个古都的实质性内容，也是构成一个古都的必要条件。因此，在古都的研究和撰述中，抓住这个“三皇”的线索，进行重点的探索和阐述，真是事半功倍、深得要领的方法。所以这套系列丛书，必然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皇城是古都最重要的象征，它从空间位置上证实了古都

的所在。我国建城的历史非常悠久。《艺文类聚》卷六十三引《博物志》说：“禹作城，疆者攻，弱者守，敌者战，城郭自禹始也。”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。古都安阳还没有找到城垣。有人认为殷都原有城垣，是武王灭纣时摧毁的（《古都安阳研究》第一五一页）。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测，但是二十年前在郑州发现的商代遗址，确实存在城垣（《郑州商代遗址》，载《文物》一九八八年第五期），说明城垣建筑在我国确实肇始甚早。而早期的古都都已建筑了皇城。尽管绝大多数古都的皇城已经夷荡不存，但是我们至今还保留着完整的明、清北京紫禁城，北京和南京的部分城垣，修葺一新的明西安城以及其他一些古都尚存的部分城垣。在这些古都的城垣和皇城建筑中，我们可以追索到更为遥远的古代皇城，追索到许多古都在当年雄伟壮丽、不同凡响的风貌。

皇宫是古都的核心。从今天屹立于北京紫禁城的宏伟故宫中，我们可以追索到上古。且不说近代在安阳小屯村北部陆续发现的五十多座殷代王宫建筑，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它们的基址，除了从个别甲骨文文字追索外，还不可能通过历史记载了解它们的全貌。但是此后，皇宫建筑的记载就史不绝书，秦始皇三十五年（前212）兴建的阿房宫前殿，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“东西五百步，南北五十丈，上可以坐万人，下可以建五丈旗。”“坐万人”，言其广；“建五丈旗”，言其高。真是一座庞然大物。汉初兴建的长乐宫未央宫，据《三辅黄图》所载，前者“周回二十里”，后者“周回二十八里”。两宫的前殿，前者“东西四十九丈七尺，两杼三十五丈，深十二丈”，后者“东西五十丈，深十五丈，高三十五丈”。其崇高宏大，可以想见。到汉武帝时代兴修建章宫，据《水经·渭水注》所载：“周二十余里，千门万户。”这里，“周二十余里”，说明这是一座何等宏大的建筑，而“千门万户”一语，